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4.06.016

网络现实主义及其反思

——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再现性与网络性

韩模永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是网络现实主义的典型形态,再现性和网络性是其鲜明特征。再现的对象是客观现实,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转向正是实现文学再现的必要条件,其指向的正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向度;网络性则是网络现实主义区别于经典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现实题材网文带有虚拟性、空间性、游戏化等“数码人工环境”的印迹,充满“网感”特质;现实题材网文较好地平衡和融合了再现性与网络性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网络性再现的“新现实性”,应坚持“正面引导”和“全新的眼光”融合的批评定位。

[关键词]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网络现实主义;网络性再现;“新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4)06-0123-08

当下,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成为网文界关注的热点。自2015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办“年度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大力引导和推举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将现实题材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网络文学写作的方向标。2017年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实现了“井喷式增长”,2018年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走向“整体性崛起”。事实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从网文诞生伊始便相继出现,如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等,只不过最初的现实题材创作更多的是一种偶然性的选择,而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转向。诸多

作品和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诸如新媒介现实主义、及物的现实主义、情感现实主义、玄幻现实主义、游戏现实主义等观点的提出,从不同维度切中了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特征所在。本文提出网络现实主义的概念,特别指称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的风格面貌,很显然,网络性和现实主义是这一概念的核心所在,网络现实主义是二者的融合。现实主义的定义和类型多种多样,为避免概念的泛化,本文所说的现实主义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典现实主义,应该说,这种限定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现实题材创作所要达到的高度一脉相承。网络性即网文的“网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文学的数据库美学及其空间转向研究”(编号:23BZW16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网络文学的媒介变革及空间转向”(编号:2022SJZD135)。

[收稿日期]2024-07-20

[作者简介]韩模永,男,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特质,它在人物塑造、故事建构、场景书写、语言表达等方面均与传统文学存在差异。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正是网络现实主义的典型形态,再现性和网络性是其鲜明特征。

一、再现性:网络现实主义的首要原则

毋庸置疑,网络现实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带有网络性的现实主义。何谓现实主义?有学者结合当下语境对其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界定和解释,认为现实主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其一,现实主义是对生活的反映,现实主义致力于以写实的方式来表达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真谛;其二,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反映,动漫现实主义以商品恋物癖式的迷幻表达世界的本真性;其三,现实主义是通达真实的游戏,游戏现实主义向人的生活的不可能性敞开,呈现世界之多异性,近似于‘multitudes of multitudes’”^[1]。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所追求的现实显然侧重于第一个层面,即强调对生活的反映,致力于写实的方式,追求合情合理和历史真实,即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所作的精辟界定,“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P.462)}。真实性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等都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赵炎秋对此作了具体的解释,认为其基本原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真实表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包括严格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活……二是正确处理主客关系……三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可见,现实主义提出的真实性侧重于是否“严格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活”,即是对客观现实而非主观现实书写的重视,是对文学再现性的强调,再现的对象是客观现实。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转向正是实现文学再现的必要条件,其指向的正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向度。事实上,幻想类和现实类网文的划分也正是以是否再现客观现实为标准。正如周志雄所言:“如果以是否‘按照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反映生活’为标准,网络文学大体可以分为幻想类和现实类,玄幻、仙侠、科幻、穿越、二次元等网络小说类型属于前者,都市、校园、职场、军事、侦探等网络小说类型属于后者。”^[4]幻想类网文侧重于虚拟想象和表现,显然不是客观现实的再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创

作自然也不属于现实主义。但幻想类网文也具有现实性,主要通过虚拟来折射现实,而现实性并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首要原则和特征是再现性,网络现实主义书写是现实主义在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形式,属于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遵循再现性的创作原则。当然,网络现实主义选择现实题材,再现现实生活,具有再现性,但也未必能够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现实主义和现实题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现实题材是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属于文学生产前置域的话题;现实主义文学是关涉作品精神品质、风格类型的概念,讲究细节真实、形象典型、描写客观等……一般而言,只有那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品质和文学风格、运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才是现实主义文学。”^[5]这种区分是清晰合理的,现实题材是现实主义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如此,近年来现实题材网文创作的转向正是对现实主义的主动追求。与幻想类网文不同,现实题材网文在各个层面再现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这从国家新闻出版署等机构举办的网络文学推介活动中便可见一斑,其推出的现实题材作品从各个层面反映、再现客观现实生活,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根据《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再创历史新高,‘现实+’题材进入创作视野。题材年增速超20%,新增读者00后占比过半,‘现实生活’更成为阅文女频五年复合增长率TOP1品类”^[6]。第七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38092部,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作品质量也进一步提高。《大国重工》《朝阳警事》《大医凌然》和《手术直播间》等现实题材作品入选国家图书馆永久典藏名单。其中《大国重工》荣获中国出版行业最高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该作品讲述了国家重大装备办处长冯啸辰穿越到20世纪80年代,与80年代的人们一起,重新走上工业“长征”,将80年代初期我国重工发展处于内部资料和人才稀缺的“内忧”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工行业被发达国家所轻视并当作“冤大头”的“外患”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作品生动书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重型装备产业从早期的艰难转型到找到自己的路线,并重现活力与生机直至立足于世界工业强国之列的曲折历程。

应该说,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对客观生活的再现是自觉的、深入的,体现了网络作家的有意识转向。但作为网络文学,这种再现性又天然地与经典现实主义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别甚至矛盾,如何合理、适度地把握和处理这些内容是现实题材网文创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一,最核心的问题是虚拟与虚构的区别。毋庸置疑,任何文学都有虚构的成分,网络文学创作如此,现实主义创作亦如此,这也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区别在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的是虚构背后的本质真实,它不一定真实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却符合现实逻辑和理性逻辑,让人信以为真,是一种合理想象和艺术真实。而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虽也努力追求艺术真实,但作为在赛博空间诞生的文学形式,它不可避免地携带虚拟体验,这种虚拟体验往往是一种架空性想象,是一种“媒介现实”,着力刻画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这在幻想类网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正如黎杨全所言:“从网络文学的写作情况来看,它从多个层面折射了现代人的虚拟生存状况,展示了人机关系、人类在网络时代的命运与精神症候。网络文学的‘架空’写作呈现了数字时代新的世界观,世界成为可随意建构与跨越的时空。”^[7]其本质是一种虚拟生存体验的外化。现实题材网文的虚拟性虽然没有幻想类网文那样深入和广泛,但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包括明显的穿越、重生、异能、系统等非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也包括一些潜在的表现,如对理想人物的塑造在现实中是经不起考验的,但这些都寄托了作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虚拟体验。概括地讲,虚构的目的是追求真实,“虚构显然必须与真实联系在一起。没有真实,无所谓虚构”^[8],传统现实主义侧重于此,而虚拟更多地追求一种情感体验,体验本身是真实的,但其背后的现实却可能是虚拟的。现实题材网文虽着力追求真实,也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在网络空间,其中渗透的虚拟体验也是广泛存在的。因此,现实题材网文呈现出虚构、真实与虚拟杂糅并存的复杂面貌,这也体现了传统与网文创作的混杂合流倾向。

其二,参照经典现实主义,现实题材网文的再现性还存在“金手指”与真实性、娱乐性与艺术性等矛盾。所谓“金手指”是网文创作最常用的表现手段之一,充满着“爽感”和娱乐性。“金手指”也称“外挂”,在网络文学中,“主角总是能利用‘正常规

则之外的特殊规则’来获得成功的情节被读者称为‘开外挂(开挂)’或‘开金手指’”。^[9](P.256)现实题材的“金手指”使用虽然很有节制,且相对隐晦,但依然普遍存在。如《何日请长缨》的主人公唐子风本是一个小人物,但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他拥有了超越那个时代的先见之明和超前行为,以其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智慧,带领临河第一机床厂走向辉煌;《大医凌然》的主人公凌然则在一个具有高度医学专业知识的“医术系统”的帮助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大医”,作品展现了当下医疗行业的现实面貌和复杂性以及医学工作者的专业性、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复兴之路》虽无穿越等“金手指”,但主人公陶唐同样与众不同,小说的第24章至第26章从第一次总经理办公会即正面展示了他不同寻常的管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他的日常举动也不同于常人,如他掏钱在大食堂吃饭、周末去基层视察、下令退掉总经办给他买的衣服等,对这种理想人物的塑造事实上也携带了独特的“主角光环”。这种叙事逻辑映射了普通大众情感的真实,但并不是真正的现实真实和艺术真实,其本质还是承袭网文创作惯有的娱乐风格和商业色彩,使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大受影响。

二、网络性:网络现实主义的“网感”特质

如果说再现性是包括经典现实主义、网络现实主义在内的现实主义的普遍要求和创作原则的话,那么网络性则是网络现实主义区别于经典现实主义的独特所在。何谓“网络性”,王玉王从网络文学的“游戏化”向度对其进行了新颖和贴切的表述。她说:“一种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新的文学形态。(数码)人工环境既指向网络文学赖以存身的基础设施与技术环境,也即数码技术普及之下,当代人的网络生存现实;也指向一个区别于现实主义的新的文学‘世界’。”^[10]当然,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并不是网文“游戏化”向度的典型表现,但它诞生于网络之中,自然受到“游戏化”向度明显的幻想类网文的深刻影响,其网络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网络性与“数码人工环境”密切相关,最为突出的则是其背后的“网络生存现实”。因此,现实题材网文、网络现实主义虽然都追求现实再现,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网络现实主义带有虚拟性、空间性、游戏化等“数码人工环境”的印迹,充满“网感”特质。当

然,在为数众多的现实题材网文中,确实也存在诸多“网感”并不十分突出的作品。如2019年影响较大的两部小说《上海繁华》与《旷世烟火》都具有传统小说的‘现实性’与‘严肃性’,前者细节描写的恢宏,后者对客观真实的追求,都与‘网文’属性或者‘网感’相背离”^[11];2022—2023年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入选作品《上海凡人传》也并未使用穿越、重生、金手指等“爽文”手法,其主人公同样是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作品着力以小见大,细致书写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历史变迁,生动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历程,其篇幅长度和写法更类似于传统现实主义;《朝阳警事》也着眼于身边的小民警和小事件,故事多源于现实,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民警的风采,其写法也更接近传统,被诸多读者戏称为“土著文”。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网感”并不突出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学,在诸多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仍然存在差异,如在网站平台上首发连载、互动性强等。对此《朝阳警事》的作者卓牧闲回应道,“他写的全是‘小人物’的故事,风格也偏传统,但他的所有作品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而是融入网文元素的故事”,“把故事写得更有意思,现实题材一样能吸引读者”。^[12]这种创作现象也充分显示了现实题材网文与传统合流的倾向,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有些作品与传统现实题材作品的界限也较为模糊。虽然网络性在具体作品中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但确实体现了现实题材网文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具体来看,这种“网感”特质在小说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上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一是理想化人物。与传统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独特、丰富、立体的“这一个”不同,现实题材网文中的主人公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这与网文中的虚拟想象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当下现实题材创作转向的网文中,这种理想化倾向更为普遍。张亚琼指出:“现实题材网文前后风格的变化,可追溯至阿耐的《大江东去》,它开启了现实题材网文宏大叙事的格局,首创了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重大主题’的书写,贡献了颇具精英色彩的改革‘新人’,并以此奠定了一种‘理想化’的写作模式,这种‘理想化’的写作模式被后来者不断模仿与超越,已经成为当前‘现实’一类网文最基础的写作套路。”^[13]而且这种“新人”形象的精英化特点逐渐被强化和神化,在穿

越类现实题材网文中尤其如此,带有明显的网文属性和“爽感”体验。具体来看,“大主人公”形象、“主角光环”普遍地存在于现实题材网文之中,这正是网络现实主义人物的独特性。以《大国重工》为例,该作品曾荣获第二届网络原创文学现实题材征文大赛特等奖,是现实题材网文或者说网络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作品。主人公冯啸辰作为穿越角色回到20世纪80年代,其人生仿佛总是一帆风顺的,作品赋予他过多的“主角光环”,在危机面前总能化险为夷。这种穿越使主人公获得了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思维和见识,凭借其自身的前瞻性视野和工业理念,成为那个时代“人群中的奔跑者”。在遇到关键问题时,虽然依旧被当时的技术以及资源所限制,但是他能够做到“先看到答案,再解决问题”。这种类似于“金手指”和“外挂”的“网感”设置,使得主人公形象趋于完美。但这种完美恰恰是现实主义的不完美之处,给人一种“每个普通人成功逆袭”的虚拟错觉,而现实中的人总是有缺陷的,这种完美只不过是网络时代的一种虚拟想象,这种想象与时代的繁盛发展和技术语境紧密相连。

二是传奇性故事。当下多数现实题材网文虽体现为一种现实主义风貌,但更加侧重讲述传奇故事,本质上是书写现实的传奇性文本。这可以在两个层面加以阐述,一方面,与其他类型的网络文学一致,现实题材网文发生了从情节到故事的转变。相较于经典现实主义,网络现实主义致力于故事讲述,而非情节构建。情节和故事是两个存在差异的概念。其一,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较早从形式的角度区分了两者的差别,在他看来,故事只是建构情节的材料,材料是僵死不变的。情节则是一种形式,即对材料的布局与安排,材料被安置后形成的存在形态是灵活多变的。王增宝明确提出,故事(本事)“是构成情节的基础的事件……情节的路线是由插叙、阻碍、拖延、绕弯等所铺成一条弯曲的道路”^[14]。所谓“情节的路线”即通过“陌生化”等手法所达到的形式主义追求,情节也往往因“陌生化”而更具有审美性和艺术性,故事则对艺术性的追求不高,“好看”和“爽感”体验是其主要追求。其二,情节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事件和故事,它强调逻辑性和整体性。这一点小说家福斯特也早有提及,他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15](P.75)}。而故事对逻辑性的

要求并不高,偶然性、跳跃性、巧合性事件屡见不鲜,如《大国重工》的主人公在海外偶遇失散多年的奶奶和伯父,并因他们的支持而获得更大的平台;在《匹夫的逆袭》中,对主人公逆袭大有助力的权势者无一例外地生的都是女儿,这些背景、资质和容貌非凡的妙龄女子,又无一例外地迷恋于主人公,令读者也代入式地、心花怒放地随着主人公有惊无险地在情色、道义和财位等方面攻城略地。如果说传统作品讲究情节建构,那么现实题材网文则更追求故事讲述,甚至将故事讲述置于人物塑造之上,走向故事第一,这与网络文学“以用户为中心”的市场需求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现实题材网文讲述的多为传奇性故事,其中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与“完美主人公”无所不能的设置不无关联,奇人奇事在现实题材网文中时有发生,这在《大江东去》《大国重工》《复兴之路》《匹夫的逆袭》等作品中均有体现。其中,《匹夫的逆袭》触及现实生活中的苦难问题和底层平民书写,显然是一部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作品中的重要角色朱小强在棚户区民房躺平的形象非常典型,小说对他周边环境的描写也真实生动。《匹夫的逆袭》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不乏幽默的挖苦,展现的显然是作者最为熟悉的群体及其生活状态,但却缺乏个体深度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波动。其故事讲述则带有传奇性,过多的巧合也是其传奇性特质的证明之一。小说在捕捉和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方面无疑是成功的,但如果以远观的姿态回顾之,其回味之处仍有待挖掘。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小说没有书写具有普遍意味的人间苦难,其精神产品属性小于文化商品的属性。作品对传奇性、戏剧性的追求超过了可信性,如在主人公的处境发生转折时,之前出现的相关次要人物令人难以信服地拿过来就用。如朱小强这一人物,他原本是躺平在城中村的职校毕业生,但当主人公逆袭的传奇在中东上演时,作者毫不费力地就把他在国内的卑微人生移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接到了主人公在海外的人生轨迹上,他仿佛是移动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甚至比棋盘还要自由,因为这种移动几乎是无规则的或者是由作者来制定规则的。

三是场景化书写。场景是内涵非常丰富的一个概念,“场”即为场所、位置,“景”即为图像、视觉、景观,侧重于一种空间属性,“场景”放在一起还隐含着场域的含义,表明与周围事物、空间关系的

总和,某种意义上说网络也是一种特定的、有区隔作用的场域”^[16]。这种场域具有网络性和虚拟性。简而言之,在现实题材网文创作中,场景化书写是一种空间化、图像化、携带虚拟性的书写,用场景替代环境意即如此。当然,场景化书写与典型环境刻画也并非矛盾和对立的,场景书写的深入和普遍同样能够达到典型环境的高度,即通过小场景反映大场景,甚至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真实性和普遍性是网络现实主义场景化书写的内在要求。

具体而言,现实题材网文的场景化书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着力设定客观的空间处所。作为兼具再现性和网络性的现实题材网文,其空间处所是客观真实与虚构、虚拟设定的结合,既是读者熟悉的真实空间,又是不存在的虚构、虚拟空间,创造出作品特有的“现实”世界,这里的“现实”事实上包括虚拟世界的“新现实”,从而给读者带来既有真实感又有故事性、既有代入感又有体验感的阅读感受。在改革开放题材的网络小说中这种设定同样存在,作品中的诸多场景和空间均是虚构或虚拟的,如《大江东去》中的“小雷村”“金州厂”“东海厂”,《复兴之路》中的“红星机械厂”等。这种虚构、虚拟设定的好处在于主人公可以在想象空间中纵横驰骋,不必考虑现实空间的束缚和限制。但作为现实题材,这种场景书写又必须回到现实,现实空间在作品中也比比皆是,如《浩荡》的故事发生地是深圳,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圳的变迁发展,故事讲述总体上又要遵循空间的内在要求。

其次是突出呈现具有画面感的视觉形象。这里使用“呈现”一词暗含列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界定的内涵,即“任何新媒体对象,不管是网站、计算机游戏还是数字影像,都可以被称作一种对于外部所指的呈现或建构”^{[17](P.14)}。也就是说,马诺维奇所言的呈现对象是视觉影像,是观看而非阅读的对象,是依赖屏幕得以实现的对象。在现实题材网文中,这种具有画面感的视觉场景同样广泛存在。这种画面感一方面表现为作品语言的直白性和剧本化倾向,不再追求传统文学所重视的含蓄性和艺术性,弱化文本的不确定性和想象空间,着力将故事和场景直观地呈现为“图像”,这与故事第一的追求如出一辙。即便是荣获多项大奖的《大国重工》也是如此,小说第125章有这样一段描述,“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生活的全部追求就是能

够对别人有用……他们辛勤工作,任劳任怨,守护着别人的成长。有一天,别人对他们说:我们长大了,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可以休息了。这时候,他们会茫然无措,感觉生活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他们浑身的气力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那挺拔如山的后背会蓦然弯成长弓……这种人,叫作父亲”^{[18](P.93)},这样的抒情和文采在小说中也是颇为少见的。另一方面,现实题材网文还注重电影感、镜头感的场面刻画,这与面对读者的可读性乃至后期“触电”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匹夫的逆袭》中的动作场面与欧美动作片有似曾相识之感,开篇数页就出现了这样的“镜头”,刘汉东将彪形大汉撞向那早已腐朽不堪的栏杆,“在大力撞击之下断裂,那人从四楼跌下,刘汉东紧跟着他一起跃下,两个人重重摔在下面水泥地上,有了人肉垫子做缓冲,刘汉东依然摔得眼冒金星,耳朵里嗡嗡直响,回头看去,楼上那帮人正狂奔下楼,其中一人从腰间拔出了手枪”^[19]。坠楼逃生的方式与经典美国动作片《谍影重重》高度相似。在摆脱了追兵后,刘汉东又“从路边晾衣架上扯了件衣服披上,在人流中穿行”^[19],这同样是《谍影重重》式的描写;在出租屋与成群追杀者交火时,“刘汉东单手持着霰弹枪快速上楼,从二楼一跃而下,在半空中就开了枪,霰弹扇面覆盖,一个拿自动步枪的杀手当场被打死”^[19],所有这些好莱坞式的电影场景和安排,都有很强的画面感和可看性,如果将其串联起来就能组成一部完整的经典动作片,或者说是动作片经典场景的大串联。

三、网络性再现:网络现实主义的“新现实性”及其反思

综上所述,网络现实主义较好地平衡和融合了再现性与网络性的关系,诸多作品既有可读性和“爽感”体验,又有真实性和参与感,是一种网络性再现。这种网络性再现表现为一种受到新媒介技术及其文化深刻影响的“新现实性”。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客观现实,这种“新现实性”本身就携带着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所谓虚拟性,主要是指赛博空间的存在形态是无形态的,它以文字、图像、声音等比特文本作为存在形式,用复制、模仿、克隆的方式去仿拟真实的世界,进而再造一个虚拟的世界。”^[20]因此,现实题材网文的“新现实性”也是一种包含再现现实和虚拟体验在内的现实性。另一

方面,从更深层次看,随着新媒介、大数据、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进,网络现实、虚拟现实已成为数字时代客观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的交融混合才是当下的“新现实”,“日益逼真、取代视觉和感知的媒介表征,使得数字时代不可触的网络现实与以往可感可触的物理现实融合混淆。网络现实也是现实,现实主义在网络创作中发生新变”^[21]。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题材网文携带虚拟成分正是对当下客观现实本身的一种书写和再现。因此,网络现实主义的“新现实性”被视为网络时代对经典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网络性与再现性的融合是现实题材网文在网络时代自然而然的甚至是必然的结果。

简而言之,在现实题材网文中,一方面,再现的方式必然是携带网络性的;另一方面,网络化生存、虚拟生存也可以说正是再现的客观现实本身。只不过,与经典现实主义的客观现实相比,这种网络现实、虚拟现实则超出了经典现实的界限,但在现实题材网文中,客观现实的再现与书写仍然是主导,其中的网络性、虚拟性则是次要的成分或者仅作为一种再现方式。网络性再现既体现了现实题材网文创作再现性与网络性的融合,也揭示了其重心和立足点是再现。因此,用现实主义来指称网络现实主义也大体相当,网络现实主义仍带有经典现实主义的内涵和特征。

但与经典现实主义相比,现实题材网文创作还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再现现实的真实程度还不够深入,存有伪现实主义的成分。真实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现实主义无论经历怎样的变化,发生多少变通和突破,‘写真实’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按照这一原则,依然能够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22]。一是历史真实的问题。如在《大国重工》的主人公身上有许多超越改革之初那个时代的观念和认识,人物与环境、时代之间出现了内在矛盾。《大国重工》的故事时间跨度长,涉及的社会矛盾繁复多样,但是作品在面对这样一个冲突和矛盾频仍的时代时,却选择了更加温和的处理方式,没有真正凸显这些矛盾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和一些改革对于个体的强烈震荡。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所反映的真实性还未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二是人物形象塑造真实的问题。《大国重工》的主人公在诸多矛盾冲突中总能纵横捭阖、出手不凡,并毫不例外地走上成功巅峰。这与现实中复杂

的、立体的、有局限性的个体显然不同。《复兴之路》的主人公陶唐虽无穿越，但同样携带类似的“主角光环”，他空降到濒临破产的红星公司，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带领公司走出困境，虽然较为真实地展现了特定时代奋斗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但也存在不真实的倾向。三是故事情节真实的问题。诸多作品遵循“矛盾出现—剩余角色无法解决—主角指出关键—矛盾顺利解决”的故事设置，类型化、模式化、平面化倾向明显，使得叙事流于俗化的套路之中。在作品中一些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事件”也并不合情合理，故事发展存在偶然性。总之，这些不真实使得作品虽然在总体上再现了当时的时代境遇和现实情况，也为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与经典现实主义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作为一种在“新现实”和新媒介背景下诞生的新型文学，能否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标准来看待和评判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有不少学者认为需要建立不同于传统、适应网络文学的标准体系来进行评判，也有不少学者支持或潜在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现实主义标准。从表面上看，网络现实主义追求再现性与网络性的融合，体现为一种网络性再现，再现性与网络性本身就存在对立和矛盾，再现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网络性则与虚拟世界相关。但事实上，再现性与网络性也并非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的关系，当下我们已然看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并行存在，两者已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因此，网络文学理应既有现实的成分，又有虚拟的存在空间。只不过，幻想类网文侧重虚拟，以虚拟为主导；而现实题材网文则注重现实，以现实为主导，亦有虚拟。也就是说，在网络文学中，既存在虚拟的二次元世界，亦有反映现实的三次元世界，是二次元和三次元的融合，因此有学者提出的跨次元批评也许正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批评姿态，“‘二次元’的概念存在一系列困境，当下新媒介文艺更多不是局限于某个次元，而是介于次元的跨越之中，因此文艺批评应摆脱二元对立思维，走向跨次元批评”^[23]。只不过，跨次元批评在“跨越”的时候可能有所侧重，对于以虚拟为主导的幻想类网文可能以网络性批评为主，同时兼顾现实性；而以现实为主导的现实题材网文则以再现性即经典现实主义的标准为主，同时兼顾网络性。这种批评立场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

的“正面引导”与“全新的眼光”融合的批评定位，“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24]。对于网络现实主义而言，“正面引导”自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为方向；“全新的眼光”则要求批评者看到现实题材网文由网络性生发的新态势、新特征和新指标。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为主体，同时具有多元理论和实践来源的批评系统。在这一批评系统的引导下，现实题材网文创作如何实现现实性与网络性的调和与平衡、如何走向经典化，都是值得我们不断思考的话题。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网文并不拒绝娱乐、虚拟和“白日梦”，但如果要向经典迈进，同样需要“大神”们现实的行走、传统的沉浸。现实主义要求的深厚和真实，需要纵向上对传统的沉浸，更需要静下来、沉下去，乃至慢下来。

[参考文献]

- [1]周志强.游戏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游戏”：象征界真实、想象界真实与实在界真实[J].探索与争鸣, 2023,(11).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 [3]赵炎秋.经典现实主义及其反思[J].学术研究, 2021,(6).
- [4]周志雄.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形态[J].中国图书评论, 2019,(7).
- [5]欧阳友权,曾照智.也谈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以《网络英雄传II:引力场》为例[J].南方文坛,2020,(4).
- [6]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EB/OL].https://www.cssn.cn/wx/wx_ttxw/202402/t20240226_5734785.shtml,2024-02-26/2024-05-10.
- [7]黎杨全.网络文学:新媒介现实主义的崛起[J].中州学刊,2019,(10).
- [8]南帆.虚拟、文学虚构与元宇宙[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2,(5).
- [9]邵燕君,等.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 [10]王玉玉.网络文学的“游戏化”向度及其“网络性”: (数码)人工环境与网络文学的自我实现[J].文学, 2023,(1).
- [11]闫海田.寻找“现实主义”的“网络形式”:2019年现实题

- 材网络小说创作综述[J].当代作家评论,2020,(4).
- [12]罗昕.卓牧闲:用网文书写基层民警的故事[EB/OL].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008/c404023-31387517.html,2019-10-08/2024-01-12.
- [13]张亚琼.宏大叙事与现实题材网文的“理想化”写作:以阿耐《大江东去》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21,(5).
- [14]王增宝.“情节”研究的理论构架[J].文艺理论研究,2009,(3).
- [15]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16]韩模永.增强现实与空间转向:网络文学的场景书写及其审美变革[J].文艺理论研究,2019,(4).
- [17]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M].车琳,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 [18]齐橙.大国重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 [19]骁骑校.匹夫的逆袭[EB/OL].https://www.17k.com/chapter/492248/10577344.html,2013-05-11/2024-02-15.
- [20]周旭.理解赛博空间:从媒介进化论到虚拟生存[J].学习与实践,2018,(9).
- [21]许苗苗.两种穿越的讲法:跨次元现实与新媒介时代的现实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2023,(7).
- [22]葛娟.现实主义与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取向[J].未来传播,2021,(1).
- [23]黎杨全.走向跨次元批评:对当前“二次元”概念的反思[J].中国文学批评,2023,(4).
- [2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5-10-15.

(责任编辑 李静丽)

Network Realism and Its Reflection —On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Network Nature of Realistic-themed Online Literature

HAN Mo-yo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China)

[Abstract] Realistic-themed online literature is a typical form of network realism, characterized by its reproducibility and network nature. The object of reproducibility is objective reality, and the turn to realistic themes in online literatur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iterary reproducibility, which points precisely to the creative direction of classical realism; the network nature is the unique feature of network realism t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classical realism. Realistic-themed online litera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artificial environment, such as virtuality, spatiality, and gamification, and is full of internet feeling characteristics; realistic-themed online literature have better balanced and integ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oducibility and network nature, and have manifested themselves as a kind of new realism of network represen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a critical positioning that integrates positive guidance and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Realistic-themed Online Literature; Network Realism; Network Reproducibility; New Realism